



反复认真地练习一个动作。 本报记者 戴伟 摄

瞧!咱宁津杂技不输吴桥

“刘家门”传人刘俊昌要申报国家级“非遗”传承人

本报记者 马志勇

●人物志

野竹李是地处宁津县城西南的村庄,河对岸就是河北吴桥。别看村子小,在中国杂技界却是赫赫有名。省级“非遗”传人刘俊昌就是村里人,他是野竹李“刘家门”杂技的传人。六岁学艺开始,杂技便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,他正准备申报国家级“非遗”传承人。

刘俊昌,野竹李“刘家门”杂技的传人。

刘俊昌说:“解放前,我家的同乐武术马戏团有80多口人,走南闯北演出,名头很大。”从曾祖父一辈起,刘家世代研习杂技,是名副其实的杂技世家。

刘俊昌的爷爷刘福和,人送艺名“小龄童”,六岁学艺,三年后就能翻“串小翻”、“串虎跳”等跟头,他的“提膝越花枪”最为叫绝。刘俊昌的伯父刘国栋能在原地连打60个“小翻”,面不改色,气不粗喘,外号人称“跟头红”。

“后来,很多在杂技界出名的艺人,都是从刘家门学艺的。”刘俊昌自豪地说,同

时也掩饰不住他的忧虑。他说,在杂技界,“宁吴二县”的名头无人不知。“宁”指宁津,“吴”即吴桥。如今,吴桥作为“中国杂技之乡”名声越叫越响,而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宁津杂技,却显得名不副实。

对于这种差异,刘俊昌有点不服气:“宁津杂技和吴桥杂技不分家,从同一个地方发源,只是因为行政区划的关系,一部分归到了吴桥,一部分归到了宁津。”

他认为,吴桥杂技的发展环境显然优于宁津杂技,“宁津杂技得到的支持力量还不够。”

现在,刘俊昌正在搜集“刘家门”杂技的历史资料,准备申

报国家级“非遗”传承人。其中包括他正在撰写的家史。“五代杂技世家,传承脉络清晰,这在中国是少有的。”

王金贵,老杂技艺人。

28日上午,67岁的王金贵从柜子里取出一个黄色提包,拍拍上面的灰尘,提到院子里,拉开拉链,从中取出一套玩杂耍的道具:小刀、小铲、竹签,还有一只碗。

王金贵要表演传统的“十样杂耍”。他口中噙着刀柄,刀尖上立着一根竹签,竹签上端顶着碗底儿,小碗飞速旋转。他的头部时而前倾,时而退后,保持着平衡。围观的村民中有人惊叹:这老汉还有这手绝活!

黑陶传承 鲁北文化

本报记者 苏超

●人物志

德州黑陶孕育鲁北大,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,是带有德州独特文化品位的旅游产品,长年从事黑陶书法硬刻的张振斌先生说,现在德州黑陶世界出名,他们准备通过书法大赛从社会上挖掘相关人才。

黑陶的片子在德州年年都有人拍,不过拍来拍去也总是一个样子。作为一个地方最有标志性的特产,其制作的过程也是最令人关心的事情。

黑陶这组片子记者拍摄了两次。第一次去拍,记者还没有单反相机,只好借了一台佳能单反,用得很不习惯,状态很不理想。因为没有赶上出窑、装窑,记者决定再去一次。第二次带着自己刚买的尼康去拍,陶器场的师傅们都已见过一次,拍摄和交流的过程轻松了很多,总体的状态比第一次拍要好得多。

拍摄到最后,在一个试验新产品的房间里跟制陶师傅们交流。有一位络腮胡的刻字师傅十分热心地接待我们,他刻字的风格跟其他人不一样,像他本人一样充满激情,临走时他将两块刻有诗句的残陶片送给我们作为纪念。这算是这次拍摄中的意外收获吧。

纪实摄影既是旁观,又是互动。好的照片就是真诚的交流。



现在还能玩两下的老艺人王金贵。

本报记者 戴伟 摄



▲孩子们正在练功。 本报记者 戴伟 摄